

西周早期“南公”家族世系探略

樊 森¹, 黄 劲 伟²

(1.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市 400715;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 重庆市 400031)

摘 要:西周早期“南公”家族可分为“南宫”和“曾侯”两个系统。“南宫”系统历南宫适、南宫中、南宫孟后, 传至南宫乎、南宫柳等, 世为公卿, 留于宗周, 供王调遣, 服务周室;“曾侯”系统经南宫适、曾侯伋(南宫颺)、曾侯谏后, 传至曾侯絳伯、曾侯腆、曾侯邳、曾侯乙与曾侯丙等, 世封南国, 经略边疆、以蕃屏周, 镇守一方。厘清“南公”家族世系对解决曾国始封和“南公”家族与周王室的关系等西周早期历史问题大有裨益。

关键词:西周早期; 南公; 家族世系; 南宫; 曾侯

中图分类号:K8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5-0173-09

“南公”为“南宫公”之省,“南公”即“南宫适”^{[1][2]339[3-5]}, 曾辅佐文武, 伐商灭纣, 为周初十大治乱重臣之一, 其事迹广见于《尚书》《论语》《逸周书》《国语》《墨子》《孔丛子》《史记》和《通志》等典籍。但遗憾的是, 整个西周时期, “南公”家族除南宫适本人外, 其子嗣较少见诸史籍^[6], 这不仅为“南公”家族世系研究带来不便, 更造成学界长期以来对周初“南公”一族辅政靖邦、分蕃屏周的作用知之甚少。近年来, 随着叶家山、文峰塔等新出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的陆续公布, 使得探讨这一问题成为可能。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成果, 勾稽“南公”家族关键人物及相关史事, 尝试还原“南公”家族世系, 以期对西周早期南国分封、南土经营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南公”家族世系相关器铭辑录

器铭中含有“南公”“南宫”^①的铜器, 按时代和出土地可列表如下:

表 1 “南公”家族相关铜器分类表

		西周早期器	西周晚期器
湖北随州出土器		曾侯伋方簋	曾侯腆编钟
非湖北随州出土器	湖北孝感	安州六器	
	陕西	静方鼎、大孟鼎	南宫乎钟、南宫柳鼎
	山西	鞞鬲	
	河南	柞伯簋	

这些出土器铭可分为两类: 一类有较明确的人物关系, 包括曾侯伋方簋、大孟鼎、南宫乎钟, 器铭所记史事可为勾勒“南公”家族世系及其人物事迹提供直接线索; 另一类如“安州六器”、静方鼎

① 黄凤春、胡刚二位先生连续发文讨论“南公”问题, 证明曾国先祖“南公”就是“伯适”, “伯适”就是商末周初辅佐文王武王的重臣“南宫适”。参见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 年第 2 期; 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 年第 5 期。

收稿日期: 2016-05-10

作者简介: 樊森,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13&ZD130), 项目负责人: 邹英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7 年以来新见商周有铭铜器的整理与研究”(11CZS004), 项目负责人: 邹英都。

等,所记人物、事迹可与其他器铭系联,为破解相关问题提供间接证据。

(一)曾侯抗方簠和曾侯腆编钟——“南公”和“曾侯抗”

曾侯抗方簠铭作:

抗作烈考南公宝尊彝。^①

曾侯方鼎铭作:

曾侯作父乙宝尊彝。

冯时先生指出该器时代应在康王时期,应是 M111 墓主曾侯抗为其父所作器^[7]。二者结合可知曾侯抗之父为“南公”,其庙号为“父乙”。

曾侯腆编钟 M1:1 铭作: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腆曰:伯适上帝,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

“伯适”即周初重臣南宫适^[3-5]。由器铭可知,南宫适曾佐佑文武灭殷、安定天下,后奉王命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

(二)“安州六器”——“南宫”“南宫颺”和“中”

中鼎二、三同铭,铭作:

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王居。在射虘真山,中呼归生风于王,孰于宝彝。

“虎方”即徐夷群舒,又称“徐方”,位于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8]。“射”即“谢”,地望在今南阳市新野县境内。^②该铭文记载的信息包括王在南宫讨伐虎方之年,遣派中先行巡视南方,疏通道路,设立王居。中在谢地派归生向王汇报,并将此事铸在宝器上^{[9]283}。

中甗铭作:

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曾,史儿至,以王令曰:“余令汝使小大邦……”中省自方邓沘鄴邦,在噩师次。伯买父乃以厥人戍汉申州……用作父乙宝彝。

铭文同样记载王令中先行巡视南国一事。中在曾地设居后,使臣儿带来王命,令其管理南方的大小邦国。于是中视察了方、邓、沘、鄴等,在噩地驻扎,并让伯买父带领其部下去戍守汉申州。其中“方、邓、沘、鄴”等大小邦,即南土诸国,均在今南襄盆地和随枣一带^[10]。值得注意的是,“用作父乙宝彝”表明作器者中的父亲庙号为“父乙”。

中鼎一铭作:

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颺鬯土。王曰:“中,兹鬯人入事,赐于武王作臣,今颺畀汝鬯土,作乃采。”中对王休令,……父乙尊,唯臣尚中臣。

“鬯”从衣从鬲,薛尚功释为“怀”,后唐兰隶作“褊”^{[10][11]90}。学界以往多将“鬯土”看作名词,认为是赏赐给中作采邑的土地^③,值得商榷。“王令大史颺鬯土”句中“大史”为职官名,按铭文人物称谓多“官名+私名”的常例,其后“颺”字当为私名。而“令”为动词,其用法为“甲令乙做某事”,如“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中鼎)、“王令中先省南国”(中甗)、“余令汝使小大邦”(中甗)等,其中“伐反虎方”“省南国”“使小大邦”均是“动词+宾语”的语法结构,“鬯土”也应如此。“畀”为帮助义。该器记载的是十三月庚寅日王在寒地驻扎,派大史颺帮助他鬯土、作采邑。

中觶铭作:

① 为便于编辑,避免造字,本文所引铭文部分为破读后用字,下同。

② 今南阳市新野县棘山东有谢国遗址,参见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③ 李学勤、王长丰都认为其地即安州,今湖北孝感附近,中方鼎出土地应为受赐者宗庙所在。参见李学勤:《中方鼎与〈周易〉》,

《文物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99页;王长丰:《西周“𠩺”土考——再释〈中作父乙方鼎〉之“𠩺”土及其地望》,《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马自厉侯四鬲南宫觚，王曰：“用先中设王休。”用作父乙宝尊彝。

“庚”即唐，今南阳唐河县一带，“厉”今随州市东北百余里的殷店一带^{[12][13]12-26}。“南宫觚”即中鼎一的“大使觚”。该铭记载了王在唐地视察公族，并阅兵“振旅”。因为中“设王休”有功，特把来自厉侯的马匹转赐给中和南宫觚，“设王休”即指中鼎二、三“设王居”和中甗“设居”一事。

（三）静方鼎——“静”和“中”

静方鼎铭作：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罢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司汝采，司在曾噩师……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宝尊彝。

该铭文记载十月甲子周王在宗周，令作器者“静”和“师中”巡视南国，设居；次年八月“静”返回成周汇报工作，“既望丁丑”日王命其管理曾、噩两地军队。西周早期曾、噩均在今湖北随州市境内^{[14]19-27[15]19-95[16-18]}。

（四）鞞鬲——“南宫”和“鞞”：

鞞鬲铭作：

惟十又二月，王命南宫伐虎方之年。惟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鞞使于繁，易贝[五]□，[鞞]扬对王[休]，用作□□□[彝]，子子[孙孙][永]□□□……

器铭虽残缺，但时间、地点、人物活动较清楚：在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的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令鞞出使于繁，赐贝，故作此器以纪念之^{[19]145-146[20]}。①

（五）大孟鼎——“南公”和“孟”

大孟鼎铭作：

唯九月，王在宗周，令孟。王若曰：“孟，丕显文王，受天佑大令，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慝，敷有四方，……今我唯即型稟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王曰：“而，令汝孟型乃嗣祖南公。”王曰：“孟，迺绍夹死司戎，敏諫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赐乃祖南公旂……赐女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迁自厥土。”……孟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

器铭纪年“唯王廿又三祀”，学界一般断为康王二十三年^[4]。记录了周王对作器者“孟”的一次训令。表达自己要效法文武先王之德，期望“孟”能效仿其先祖“南公”，辅佐自己整治军队、肃清刑法、治理四方，并做出具体安排。由器铭可知，“南公”为“孟”之祖，德高望重；“孟”有封地，深受周王器重。

（六）南宫柳鼎和膳夫鼎——“南宫柳”和“南宫乎”

南宫柳鼎铭作：

唯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康庙，武公佑南宫柳即位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师牧……司羲夷阳佃事……用作朕烈考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该器为西周晚期夷王时器^[21]，记载作器者南宫柳接受周王任命，管理六师牧和羲夷等处的田赋，并得到赏赐等信息。“从形制、纹饰看，钟（引者按，即南宫乎钟）、鼎（引者按，即南宫柳鼎）都是两周晚期物。南宫柳和乎，可能都是周武王的重臣南宫适的后代。乎的采邑有可能就在豹子沟一带。”^[21]王国维、杨宽等先生认为“右”为引导的意思，“‘右’者是引导受命者的朝廷大臣，‘右’者和受命者之间有着上下级的组织关系”^{[22]22[23]93[24]}。这里南宫柳的身份是被佑者，其地位低于武公，而在膳夫鼎里，“南公乎”的身份则为佑者。

膳夫鼎铭作：

① 孙庆伟先生指出：“从形制上看，此鬲与陕西长安张家坡 M183 出土的孟员鬲(M183:3)非常接近，都是西周早中期之际的器物。”参见孙庆伟：《从新出鞞鬲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燹父》，《文物》2007 年第 1 期。

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各图室，南宫乎入右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子子孙孙永宝用。

膳夫鼎为西周晚期器，“卅又七年”当指厉王三十七年^[25]。“南宫乎”一名还见于南宫乎钟。

(七) 南宫乎钟——“南公”“公中”和“南公乎”

南宫乎钟铭作：

司徒南宫乎作大林协钟，兹钟名曰“无斁”。
先且南公、亚且公中、必父之家。天子其万年眉寿，峻永保四方，配皇天。乎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乍朕皇且南公、亚且公中。

该器为厉王时器^[26]，器铭内容为祭祀，“之”义为到、往，“家”指家庙。“先祖南公、亚且公中、必父之家”相当于“列祖列宗返归宗庙(用享)”。南宫乎身份为“司徒”，“南公”为其先祖，“公中”为其亚祖，至于“必父”概为南宫乎先祖、亚祖以外其他先辈之总称。其中人物关系如下：先祖南公→亚祖公中(南宫中)→必父(南宫……)→南宫乎。

(八) 柞伯簋——“南宫”

柞伯簋铭作：

唯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宫率王多士……王曰：小子、小臣敬有贤，获则取。柞伯十称弓，无废矢。王则畀柞伯赤金十钣，遂赐祝虎，柞伯用作周公宝尊彝。

该器为康王时器^[27]。器铭记载“南宫”在宗周率领众士参加王亲自主持的大射礼，可见其地位显赫，李学勤先生判断其身份可能是大司马^[28]，其职位与中鼎“南宫伐反虎方”语相合，而南宫伐反虎方时间亦在康王时期。故可判断中鼎、柞伯簋二器中的“南宫”是同一人。

二、“南公”家族人物关系钩沉

根据器铭内容，可以将这些反映“南公”家族信息的铜器分为两个系统：“曾侯”系统和“南宫”系统。前者器铭只见“南公”和“曾侯”，而不见“南宫”，主要出自湖北随州；后者器铭只见“南公”和“南宫”，而不见“曾侯”，主要是随州外出土器。

(一) 两系同宗，均以“南公”为祖

“曾侯”系统的“曾侯烝”称其烈考为“南公”(曾侯烝簋)，“曾侯腠”追溯其先祖功业也述及“南公”(曾侯腠钟)；“南宫”氏系统的“南宫乎”称其先祖为“南公”(南宫乎钟)，“孟”称其祖为“南公”(大孟鼎)。“南宫”系统与“曾侯”系统同宗同祖，^①均是被称作“南公”的周初重臣南宫适的子嗣。两系统中的相关人物关系可表示如下：

表 2 “南公”家族的两大系统相关人物关系表						
人物关系						出处
南公 (南宫适)	“曾侯”系统	烈考南公 (南宫适)	曾侯烝 (南宫烝)	……		曾侯烝方簋
	“南宫”系统	祖南公 (南宫适)	?	孟 (南宫孟)	……	孟鼎
		先祖南公 (南宫适)	亚祖公中 (南宫中)	必父 (南宫……)	南宫乎	南宫乎钟

从人物关系来看，曾侯烝(南宫烝)与公中(南宫中)以及孟(南宫孟)的父亲为兄弟关系，其父均是南公(南宫适)。

(二) “中”即“南宫中”，与曾侯烝(南宫烝)为兄弟

① 此外，属于“南宫”系统的南宫乎钟与属于“曾侯”系统的曾侯乙编钟在声律上也具有相关性，也为两个系统同源提供旁证。参见(德)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曾侯乙以前的中国古代乐论——从南宫乎钟的甬部铭文说起》，《考古》1992年第9期。

南宫乎钟器铭“公中”之“公”为称谓,“中”乃私名,其全名应是“南公中”,与“安州六器”、静方鼎的“中”应是一人。理由有三:

首先,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代朱希白《孝感县志》均指出“安州六器”皆“南公中所作。南公其氏也,中其名也”^{[29]91[30]466}。

其次,李学勤、沈长云、黄春凤和胡刚等学者指出安州诸器“作器者就是静方鼎的师中”^{[31]351-355},“静方鼎的作器者曾与‘安州六器’的作者中以及召公、南公氏等展开过对南土江汉地区的经营”^[32]。“有一点需要在这里提一下。南公乎系南公氏,其始祖称‘南公’,和大孟鼎的‘祖南公’应该是同一人。‘南’揣系‘南公’的省称,《论语》的南容,也是南公氏。这样看来,宣王时的司徒南仲,或许与厉王末司徒南公乎是一家。”^[26]这其实也间接暗示了“中”与“南公”同宗。

再次,庙号称谓可提供进一步佐证。“曾侯猷”称其“烈考”为“南公”,并称其庙号作“父乙”,而“安州六器”中甗、中觶的作器者“中”也称其父庙号为“父乙”。

“曾侯猷”既然是“南公”(南公适)之子,则“曾侯猷”之名自然为“南公猷”。而“中”与“曾侯猷”(南公猷)既然同姓“南公”,又其父庙号同为“父乙”,可见,“曾侯猷”与“中”二人同父。“中”即为“南公中”。

(三)“曾侯猷”(南公猷)与“南公颺”

黄凤春、胡刚二位先生曾根据大孟鼎器铭“南公”为西周重臣“南公适”,对曾侯猷称之为“考”的“南公”进行身份判定,认为二者实为一人,而称“南公”为“考”的曾侯猷与称“南公”为“祖”的孟是同系但不同辈的叔侄关系;根据叶家山西周墓地存续时间仅限于成、康、昭三世,从而推断曾侯猷与曾侯猷极有可能为兄终弟及关系^[4]。不仅如此,“南公中”也可能与他们同是兄弟。

在“安州六器”里,“南公中”与“南公”(即南公适,南公中之父),以及“南公颺”一同出现。“南公颺”与“南公中”同姓,且在“南公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令南公颺辅助南公中“曷土”“作采”。而“南公中”与“曾侯猷”(南公猷)为兄弟关系,“颺”“猷”音相近,义相关。《说文·犬部》“健犬也。本谓犬,引伸谓人”。《广韵》曰:“‘猷猷不顺。’从犬,亢声。苦浪切”(段注本)。“南公颺”极有可能就是名为“南公猷”的“曾侯猷”。南公颺与南公中两兄弟一同在其父“南公”(南公适)伐虎方之年,为王的到来做准备,“贯行、设居”,并一同“曷土”“作采”,即曾侯猷钟铭里的“营宅汭土”。

三、西周早期“南公”家族大事系联

(一)“曾侯”系统的“君庇淮夷”与“南公”系统的“省南国”

曾侯猷钟器主“曾侯猷”追溯其先祖“王遣令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而“安州六器”的作器者“南公中”也有类似记载,“王令中先省南国”“设居”“使大小邦”,并让南公颺为其“曷土”“作采”。“汭土”即“曷土”;“君庇淮夷”就是“使大小邦”。曾国先祖“南公”经略南方事迹与“南公中”等人在南方的行迹如出一辙,^①可对比如下:

南公中	设居作采	曷土	使大小邦	省南国,在曾噩师次	安州六器
南公	营宅	汭土	君庇淮夷	临有江夏	曾侯猷钟

(二)“南公伐虎方之年”的“省南国”

首先,“安州六器”皆“为南公中所作”^②。作器者以大事纪年(“唯王令南公伐反虎方之年”),足见对“南公伐虎方”之重视。器铭内容涉及王“令南公伐虎方”“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并“在寒次”“在唐省公族,振旅”等,其活动轨迹可依次系联。

其次,前文所辑出土器款识有“王命南公伐虎方之年”,中鼎亦有“王令南公伐反虎方之年”,二

① 曾侯猷钟所追溯“南公”所指盖非一人,该问题较为复杂,囿于篇幅,将另文专论,此不赘述。
② 其中“父乙甗”(即中甗),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记载:“重和戊戌岁出于安陆之孝感县。耕地得之,自言于州,州以献诸朝。凡方鼎三、圆鼎二、甗一,共六器,皆南公中所作也。”

者均采用同一大事纪年,应是同一时间。而出使之“繁”即中甗器铭中的“汎”地,也恰好在中“省南国、贯行、设居”,从南襄盆地进入汉东随州地区的必经之地。故此,两器相关内容亦可系联。

再次、李学勤、孙庆伟、沈长云等先生指出静方鼎铭的“师中”就是“安州六器”里的“中”^{[20][31]351-355[32]},故其内容亦可互观。

综合观之,则“安州六器”和静方鼎、鞆甗等器铭相关信息可根据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抽绎分解为下表:

表 3 “安州六器”和静方鼎、鞆甗等器铭所见人物活动表

时间	人物	地点	活动	出土器
康王二十二年	王		令南宫伐虎方;令中先省南国	
	南宫		伐虎方	中鼎二三
	南宫中	谢虢真山	先省南国,贯行,设王居	
			在谢虢真山,呼归生风于王	
	王	宗周	在宗周,令师中累静省南国相,设居	静方鼎
	南宫静		省南国相,设居	
康王二十三年	王		命南宫伐虎方	
	南宫		伐虎方	
	王	宗周	赐鞆贝[五]□	鞆甗
	鞆	繁	使于繁	
	王		命中使小大邦	
	史儿	曾	至,以王令曰:命中使小大邦	
			先省南国,贯行	
	南宫中	曾	设居在曾	中甗
		方、邓等	省自方、邓、汎、鄲邦	
		噩	在噩师次	
	王	成周大室		
	静	曾、噩	在曾、噩师次	静方鼎
	王	寒	在寒师次,令大使覘爰土	
	大使覘		爰土;𠄎中爰土,作采	中鼎一
	南宫中		爰土,作采	
	王	唐	省公族在唐,振旅;赐马于中、南宫覘	
	南宫中		先中设王休	中解
	南宫覘			

根据上表,“王”的活动轨迹可归纳为: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的十月甲子日,王在宗周派遣师中和静先行省南国、贯行、设居;次年正月,王在宗周令鞆出使繁/汎地;八月,静返回宗周汇报省南国、贯行、设居情况;当月既望丁丑日,王在宗周大室又派遣静前往管理曾、噩两地驻军;该年十三月庚寅日,王来到寒地驻军,派遣大使覘爰土(为设邑做准备),并告诉师中派大使覘帮助他爰土作采。后来王在唐地省视公族,阅兵振旅,并赏赐中、覘等人马匹,以表彰其设居之功。

“中”(南宫中)的活动轨迹可归纳为:在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的十月甲子日,中在宗周受王命与静先行省南国、贯行、设居。后中在谢虢真山派归生向王汇报。次年,中在曾地设居,王的使臣儿(即鞆)到来宣告王命,令其使小大邦。于是,中省视了方、邓、汎、鄲等邦,并在噩驻扎。十三月在寒地,王告诉中,派大使覘助他爰土作采。王在唐省公族、阅兵时,中和覘得到王赏赐的马匹。

无论是从王的角度,还是从中的角度,整个事件脉络都合乎逻辑。另外,“安州六器”、静方鼎和鞆甗器铭的几个历日正朔“正月既死霸庚申”“十月甲子”“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也可验证这一系联的合理性。

学界以往对“安州六器”、静方鼎等历日铭文的排定系联颇有争议。唐兰认为“此当是昭王十六年南征前事”^{[9]284}。李学勤先生指出静方鼎所记八月之事,“当在中甗之后,中解之前”,并根据铭文正朔推定其时间为公元前 999—998 年,即昭王十七、十八年^{[31]351-355}。而孙庆伟先生则认为是昭王十八、十九年^{[20][31]351-355}。沈长云先生也同意该时间为公元前 999—998 年,但不同意将此事断在昭王末年,而主张断在康王早中期^{[32][33]}。过去很多学者把上述事件看作是昭王南征一事^{[34]151[35][36]53},现在看来是不成立的。刘礼堂、沈长云等先生已提出诸多证据证明王省南方与昭王南征伐楚不是一回事^{[32][37]},尹弘兵先生也认为即使是征伐,其对象也是“虎方”,是对于汉水流域的众多部族的称谓,而非楚国,因此与伐荆楚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应分开讨论^[10]。因此,将反映王省南国一事的上述器铭与反映昭王南征伐楚的文献(《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和铜器(旂尊、遣尊、过伯簋、史墙盘等)放在一起系联,并不可信。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仅从“安州六器”、静方鼎和鞆甗本身出发,进行保守系联。查张培瑜先生编《中国先秦史历表》,与上述器铭正朔历日都吻合的时间为公元前 998 年。公元前 998 年八月初吉辛酉 09^h34^m 朔前为庚申,距离丁丑十八天,恰为既望。正月甲午 00^h50^m 朔,距离庚申二十七天,恰为既死霸;向前推上一年公元前 999 年的十月朔日 09^h11^m 前恰为甲子。历日正朔可以验证“安州六器”、静方鼎和甗器铭所记为同一件事。时、地、人、事均契如合符,充分说明上表系联的器铭顺序应是正确的。

四、西周早期“南公”家族世系

(一)“南公”家族两大世系的系联

笔者曾撰文系联过曾国自周初至战国早期数百年的编年世系,^[38]结合本文前述对“南公”(南宫适)与“曾侯玁”(南宫玁)、“南宫中”、“南宫孟”关系的判断,可进一步关联“南公”家族中“曾侯”和“南宫”两个系统的世系:

表 4 “南公”家族两大系统世系表

	西周			东周			
	早期	中期	晚期	春秋早期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战国早期
南公 (伯适、 南宫适)	曾侯谏 M28 或 M65 墓主 曾侯玁(南宫颺)		曾侯玆	郭家庙 M21 墓主 苏家垅墓主	曾侯宝 曾穆侯 曾侯旻	曾侯腴 曾侯郈	曾侯乙 曾侯丙
	公中 (南宫中)	必父 (南宫……)	南宫乎 南宫柳				
	?	孟	南公有司				
	(南宫?)	(南宫孟)					

显然,“南公”家族中的“曾侯”系统是明确得到封国的一个支系,而“南宫”系统却未见封国迹象。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曾国始封的时间问题,二是“南公”家族的分化问题。

(二)“曾侯”系统的曾国始封问题

曾国始封不见于史籍,曾国何时封国取决于周王室何时分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根据顾颉刚等先生考证,整个成王时期西周王朝的精力在于平定武庚、三监和东夷的叛乱^{[8][39-42]}。我们推测“南公”家族“曾侯”一系的受封时间应该在康王时期,即前文所述“王令南宫伐反虎方”和“(南宫)中省南国、设居”,南宫颺“褒土”“作采”之际,而此前西周王朝尚无暇顾及汉淮之间南国疆域的治理。这一假设可在出土铜器铭文上得到验证。

在目前所见出土器铭中,“南国”一词的最早记录见于前文与“南宫”有关的中甗、中鼎和静方鼎器铭,其时间均在康王时期;而“东国”一词则可见于保卣、班簋等成王初期器铭中。此外,西周早期

器铭中也不见“淮夷”的记录,直到西周中期“淮夷”“南夷”“南淮夷”等词才出现^①;而“东夷”一词则频繁见于西周早期铜器,如保员簋、旅鼎等。正如许倬云先生引史墙盘所言“东方的叛乱底定了,姬姜的诸侯在东方巩固了立足点成王开始以法度治理周邦,……而康王时期则厘定了各处的疆土”^{[43]142[44]}。而把曾国始封时间定在康王时期,也符合《左传》康王“以蕃屏周”的记录。

(三)“南公”家族的分化及其与周王室的关系

西周康王时期“王令南宫伐反虎方”,同时令其二子“南宮中”“南宮狁”(即“南宮貺”)为其先行“省南国”“设居”,并赏赐他们在南国“鬲土”“作采”,因此,“曾侯”系之曾国极有可能就始封于康王的这次南巡(省南国)。“南宮中”“南宮狁”兄弟二人在南国的一系列活动与曾侯腆所说的“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完全吻合。《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郑玄注:“建国,封诸侯也;置都立邑为卿大夫之采地及赐土有功者之地。”而封建诸侯的目的在于“屏蕃周室”,而赐采邑的目的则是给卿大夫以“邦家之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是说封给了君子从南山到北山的大片采邑,以作为“邦家之基”^{[45]6}。可见,在南宮伐虎方之年,王令南宮貺“鬲土”“作采”是为了使他们有“邦家之基”,并为后来的“置都建国”做准备,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屏蕃周室”。“曾侯”系统的“南公”家族自康王时期被封于南国随州一带,直至战国为楚所灭,历代为侯,绵延数百年,无需赘述。

而“南宮”系统也因其先祖“南宮适”在辅佐文武覆灭殷商、安定周室、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功勋卓著而受到西周王室器重,令其子嗣在朝为官、为周室服务。如前文所述,康王时期的柞伯簋、孟鼎,以及夷王时期的南宮柳鼎、厉王时的膳夫鼎,均可见“南宮”本人及其“南宮”系统的子嗣在宗周为官的情况:

表 5 “南公”家族宗周为官情况表

南宮	南宮中	南宮孟	南宮柳	南宮乎
王大射在周令南宮率王多士(柞伯簋);在宗周王令伐虎方(中鼎二、三)宗周	在宗周王令师中累静省南国(静方鼎)宗周	王在宗周令孟。王曰:“……司戎、敏諫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孟鼎)宗周	王在康庙,武公佑南宮柳,命柳“司六师牧……,司夷阳佃事”(南宮柳鼎)康庙(宗周)	王在周,各图室,南宮乎入右膳夫山(膳夫鼎)宗周

综上所述,周初“南公”家族世系实际上可一分为二:一系留守宗周,供王随时调遣、为王征战,经南宮适传至南宮中(孟的父辈)、南宮孟等,再传至西周晚期的南宮柳、南宮乎等世为公卿服务周室;另一系封于南国,为王经略南土、巩固边防,历经西周的曾侯狁(南宮貺)、曾侯諫、曾侯绎伯,传至东周曾侯宝、曾侯穆、曾侯旻、曾侯腆、曾侯邛、曾侯乙与曾侯丙等封侯曾国镇守一方,直至最后为楚所灭。曾国始封时间大致在康王“省南国”之际。

本文写作中得到沈长云先生的指点,敬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沈长云,何艳杰.谈南宮氏的族姓及相关问题[J].寻根,2008(2):115-119.
[2]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3] 李学勤.曾侯腆(與)编钟铭文前半释读[J].江汉考古,2014(4):68-69.
[4] 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2):50-56.
[5] 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5):41-45.
[6] 沈长云,何艳杰.谈南宮氏的族姓及相关问题.寻根,2008(2).
[7] 冯时.叶家山曾国墓地札记三题[J].江汉考古,2014(2):57-62+56.
[8] 朱玉龙.徐史述论[J].安徽史学,1984(2):22-29.

① “淮夷”一词最早见于西周中期的录卣、录尊,而“南淮夷”一词最早见于西周中期的仲催父鼎,“南夷”一词最早见于西周中期的競卣、史密簋等。

- [9] 唐兰.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0] 尹弘兵. 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J]. 历史研究,2015(1):4-21+189.
- [11] 唐兰. 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C]//古文字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90.
- [12] 江鸿. 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J]. 文物,1976(02):42-46.
- [13] 徐少华. 古历国历史地理考异[M]//徐少华. 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26.
- [14] 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 [15]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出土文物精粹[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16] 张昌平. 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J]. 文物,2011(11):87-94+3.
-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J]. 文物,2011(11):4-60+3.
-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J]. 考古,2012(7):1-52+101-104+2.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张家坡西周墓地[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45-146.
- [20] 孙庆伟. 从新出敝廬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燹父[J]. 文物,2007(1):64-68+1-2.
- [21] 罗西章. 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 考古与文物,1980(4):6-23.
- [22] 王国维. 周书顾命考[M]//王国维. 观堂集林:卷一.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2.
- [23] 杨宽. 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C]//人文杂志编辑部. 西周史研究. 西安:人文杂志编辑部,1984:93.
- [24] 王慎行. 吕服余盘铭考释及其相关问题[J]. 文物,1986(4):1-7+97.
- [25] 李学勤. 膳夫山鼎与周厉王在位年数[J]. 中华文史论丛,2011(4):1-7+391.
- [26] 李学勤. 膳夫山鼎年世的确定[J]. 文物,1999(6):54-56+1.
- [27] 王龙正,姜涛,袁俊杰. 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J]. 文物,1998(9):53-58.
- [28] 李学勤. 柞伯簋铭考释[J]. 文物,1998(11):67-70.
- [29] 薛尚功.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M]. 海城于氏景印明崇祯朱氏刻本,1935.
- [30] 朱希白. 孝感县志·卷五金石[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 [31] 李学勤. 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M]//朱凤瀚,张荣明. 西周诸王年代研究.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 [32] 沈长云. 静方鼎的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7):64-70.
- [33] 杜勇. 安州六器与麦氏四器年代考辨[J]. 管子学刊,2001(4):90-94.
- [34] 陈秉新,李立芳. 出土夷族史料辑考[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 [35] 尚艳涛. 西周金文中的族军[J]. 考古与文物,2009(3):97-101.
- [36] 冯盛国.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
- [37] 刘礼堂. 关于周昭王南征江汉地区有关问题的探讨[J]. 江汉考古,2000(3):66-71.
- [38] 樊森,邹英都. 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出土金文文献史料价值发微[J]. 文献,2016(2):3-8.
- [39] 顾颉刚. 奄和蒲姑的南迁——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四[J]. 文史:第31辑,1988:1-16.
- [40] 顾颉刚. 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J]. 文史:第32辑,1990:1-28.
- [41] 徐中舒. 西周史论述(上)[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3):89-99.
- [42] 徐中舒. 西周史论述(下)[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92-101.
- [43] 许倬云. 西周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 [44] 李学勤. 论史墙盘及其意义[J]. 考古学报,1978(2):149-158.
- [45] 侯志义. 采邑考[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